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

韩利敏 著

现代性批判研究

Research on Criticism of Modernity from American Postmodernist Fictions

Modernity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 现代性批判研究

Research on Criticism of Modernity from American Postmodernist Fictions

韩利敏 著

Modernity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对研究对象做了系统、全面的回顾与梳理;第二章分析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内涵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现代性批判的具体形式;第三章论述冯内古特以一位人道主义作家的职责来表达对现代性的批判;第四章论述多克托罗对消费社会、媒体、科技与科学伦理危机的担忧与批判,指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消费、媒介与科技等现代性的产物已经具备意识形态功能;第五章论述德里罗对技术理性、媒介文化与跨国资本主义扩张的批判,揭示出大众媒体、消费文化和技术理性等意识形态对大众意识的控制与操纵;第六章剖析品钦小说中的技术伦理、媒体政治与文化记忆,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媒介与科技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与残忍性;第七章肯定后现代主义小说现代性批判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小说对现代性的批判和与大众文化的联姻并存。

本书可作为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及文学爱好者的学习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现代性批判研究/韩利敏著.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7-312-04181-5

I. 美… II. 韩… III. 后现代主义—小说研究—美国—现代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7841 号

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230026
<http://www.press.ustc.edu.cn>
<https://zgkxjdxcbbs.tmall.com>
印刷 合肥市宏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张 6.75
字数 132 千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前 言

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约翰·巴思,1967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学的枯竭》(*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一文。在文中他宣称:传统的小说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维持传统小说创作的资源已经耗尽,艺术家必须开创全新的写作方法,小说才有可能继续存活下去。文学枯竭的困境呼唤文学艺术领域内出现大胆的革新,同时也呼唤了后现代主义文学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文化思潮和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滥觞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流行话语,9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日渐式微。自从诞生之日起,学术界就开始了対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问题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国内外学界因后现代引起的讨论和争辩的热潮也从未消退,后现代主义小说仍在不断问世,名家名作相继涌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纵观整个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和演变,没有任何一次文学运动像后现代主义这样对传统哲学和文学本身产生过如此强烈的冲击。毫不夸张地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改变了美国的文艺格局。然而,在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认识上,学术界仍存在严重的分歧。因此,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进行深入反思和重新审视成为必要。国内外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成果早已蔚为壮观,难以计数,但细读之后,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研究,尤其是国内的研究,都集中于讨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技巧(情节淡化、戏仿、拼贴、碎片、不确定性、模糊艺术和生活的界限等)、作品的元小说特征(作者入侵、自我指涉、开放性结尾)等,大多讨论的是美学和技巧层面的问题,鲜有论及作家的现实关怀和作品中的现代性因素,国内外学者暂无探讨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现代性批判的专门性研究。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传统批评所理解的那样脱离现实、玩弄技巧和搞怪虚无,而是对美国后工业社会表现出极大的现实关注和政治、历史关怀。后现代主义小说并没有放弃文学的社会批判之功能,而是拥抱支离破碎、扭曲变形的现实,“穿越”“重访”历史,借助拼贴、混搭的艺术外衣,编织出美国后现代社会光怪陆离的荒诞现实。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小说在看似脱离生活、远离政治的“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完成了小说承载的现实关怀之重任。后现代主义作家贴近当代社会,关注现实重大问题和矛盾焦点,热衷现代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尊重、改写历史,揭露不

公正的社会现象和鲜为人知的历史疑点,反映了这批作家对剧变的美国社会文化和全球资本时代的崭新思考,以一种看似玩世不恭、实则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历史、政治事件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

在深入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础上,本书剖析了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现代性批判等特征。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看来,建立在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基础上的国家主权就变成了一架统治全社会的机器,现代性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现代性已经不是积极的解放力量,而是统治、奴役和压抑的根源。科技和知识日益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和奴役人的工具。因此,后现代主义艺术对现代性的批判指向了现代主权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后现代主义小说在文本之中直接批判美国政府和国家机器,以艺术的形式揭露了知识、科技、宗教、媒介和大众文化等如何为权力所操纵、为政治所干预的丑恶现实。

本书主要从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中选择四位最具代表性、影响巨大、著作颇丰而又特立独行的批判性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E·L·多克托罗(E. L. Doctorow)、唐·德里罗(Don DeLillo)和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及其作品作为文本分析材料,重点挖掘小说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技术理性、媒介文化、政治制度和消费行为等现代性的批判。本书共有七章内容:第一、二章是理论概述和梳理,第三、四、五、六章是基于所选作家的具体文本分析,第七章是结论。第一章是后现代主义概述,重点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的内涵、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分类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新现实主义转向等问题,对本书的研究对象做了一个系统、全面的回顾与梳理;第二章论述了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对现代性的批判,其中论述了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内涵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现代性批判的具体形式;第三章论述了冯内古特小说中表现出的因战争、权力、科技和宗教等导致的人性疯狂与异化,以一位人道主义作家的职责来表达对现代性的批判;第四章介绍了E·L·多克托罗对消费社会、媒体、科技与科学伦理危机的担忧与批判,研究发现多克托罗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特有的现实关怀与政治介入,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消费、媒介与科技等现代性的产物已经具备意识形态功能;第五章分析了小说家唐·德里罗对技术理性、媒介文化与跨国资本主义扩张的批判,小说揭示出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体、消费文化和技术理性等意识形态对大众意识的控制与操纵;第六章剖析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托马斯·品钦小说中的技术伦理、媒体政治与文化记忆,品钦的小说对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现实批判与历史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新的体制和技术手段等隐性形式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媒介与科技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与残忍性;第七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再次肯定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现代性批判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其现代性批判的特殊性:后现代主义小说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大众文化的联姻并存。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概述	(1)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的内涵	(1)
第二节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几点共识	(7)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9)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分类	(10)
第五节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新现实主义转向	(12)
第二章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现代性批判	(16)
第一节 何为“现代性”	(17)
第二节 何为“后现代性”	(18)
第三节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现代性批判的具体表现	(19)
第三章 冯内古特:聚焦荒诞现实,表现疯狂世界	(25)
第一节 冯内古特作品简介	(25)
第二节 冯内古特书写疯狂的历史语境	(28)
第三节 冯内古特小说的现代性批判——表现疯狂	(30)
第四节 冯内古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与解构	(36)
第四章 E·L·多克托罗小说中的消费、科技意识形态及科学伦理	(43)
第一节 多克托罗及其代表作品简介	(43)
第二节 《拉格泰姆时代》中的消费社会	(46)
第三节 多克托罗小说中的媒介与科技意识形态	(54)
第四节 《自来水厂》中的美国科学伦理危机	(59)

第五章 唐·德里罗对技术理性和媒介文化的批判	(63)
第一节 德里罗及其作品简介	(63)
第二节 德里罗对技术理性和跨国资本主义扩张的批判	(68)
第三节 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	(74)
第六章 托马斯·品钦的技术伦理观与笔下的媒体政治	(82)
第一节 耀眼的作家,神秘的隐者——品钦	(82)
第二节 品钦主要作品介绍	(83)
第三节 品钦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与批判	(88)
第四节 品钦笔下的媒体政治	(93)
第七章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现代性批判的两面性	(98)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概述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又是什么？虽然理论界经过半个世纪的争鸣与探究，但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要想得到一个斩钉截铁而令人心服口服的答案似乎是不可能的，正如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伯滕斯所言：“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令人恼怒的术语。”^[1]这一坦率而又直白的话语直接道出了理论家和批评家多年的心声。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有一点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在当今文学界，再没有一个比后现代主义更有争议、更不确定但又更熟悉、更时髦的术语了。那么，后现代主义是否就是一个“没有出口”和“不可知”的迷宫呢？非也，美国有学者曾经说过：“学术的历史就是争论的历史。”争鸣、争议和论战正是推动学术车轮滚滚向前的原始动力。后现代主义能获得学界高度的关注与热议，正是在于评论界对它的“仁者见仁”，在千丝万缕的纷繁中，我们要做的就是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在混乱中理出秩序，在争议中达成共识，在现状中洞察不足。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的内涵

要了解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真面目，必须先理解这个术语的来龙去脉，即什么是现代主义(Modernism)？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是什么？后现代主义之后又是什么？

一、现代主义

像 18、19 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一样，现代主义文学在 20 世纪的西方文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要回答“什么是现代主义”这一问题，绝非易事。首先，其起始时间不确定。且不说在整个西方文学界对现代主义起始时间没有形成共识，仅在英国，对此就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伍尔芙认为现代主义开始于 1910 年 12 月，因为在这一天“人性改变了，一切人类关系都变化了”；劳伦斯主张把现代主义的开

始定在 1915 年;理查德·埃尔曼认为 1900 年更适合作为现代主义的开端之年,毕竟早在爱德华时代(1901—1910),现代主义就已经开始萌芽了。对现代主义结束时间的探讨,更是莫衷一是、模棱两可:有人认为现代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主将乔伊斯、伍尔夫和劳伦斯的去世便“寿终正寝”了,被风头强劲的后现代主义所压倒,成为一种过去的、不复存在的文学经典。但另一种针锋相对的看法则认为,现代主义的“生命”在后现代主义中得以延续,并表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现代主义的伟大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其次,现代主义的范围难以界定,包括极为庞杂的文学流派。现代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兴起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后来又包容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新式流派,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存在主义和意识流等。再次,现代主义所涵盖的文类庞杂,有小说、诗歌、戏剧等,不一而足,因此同属现代主义的不同流派之间也会相互排斥和否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繁荣程度和持续时间也大相径庭,在一个国家举足轻重、长盛不衰,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如昙花一现或蜻蜓点水。

尽管学界对现代主义的起始时间、流派构成和国别发展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论和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非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 19、20 世纪之交,于 20 世纪 20 年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各国逐渐风行并繁荣鼎盛,是对空前复杂激荡的社会现实(经济繁荣、战争威逼、政治邪恶和人类恐惧)的真实再现,是在非理性主义的旗帜下积极反叛传统现实主义的综合表现。现代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表现,在音乐、绘画、雕塑、服饰和建筑等领域都有明显的体现,但以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上的表现最为突出。持现代主义创作观的小说家反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性主义和宏大叙事,尤其反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小说中“庄重”的道德说教,主张潜入人的意识深层,揭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经济发展对人的精神冲击和心灵异化,具有较强的反传统性和去规约性。它以现代哲学和思想为其理论根基,如尼采与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非理性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在表现手法上,现代主义文学普遍采用神话、隐喻、抽象、自由联想、意识流、时空颠倒等技巧,着重强调世界的残酷和荒谬、人类的孤独和惶恐,竭力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與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和全面异化,注重对人类自我的探索和心理现实的挖掘。

从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给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独特地反映和展现了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社会剧变和信仰危机。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 20 世纪那场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运动,20 世纪的文学会在人类所取得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等巨大成就面前黯然失色、不值一提。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代主义小说的局限性与狭隘性。其特立独行、标新

立异的审美观并不能全面把握充满复杂和矛盾的社会进程,一味地沉陷于自我精英意识和自怨自艾中,看不到社会的风起云涌,看不到大众的挣扎和抗争,而且现代主义小说中常常流露出虚无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厌世等消极情绪,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后现代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小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现代主义文学经历了盛极一时的辉煌,乔伊斯、伍尔夫等现代主义大师们将“日日新”的创作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意识流的内心独白、象征主义、时空交错和自由联想等艺术技巧的运用几乎到了技穷的地步,新手法趋于穷尽,作家们只能重复前人的写作技巧,敏感的文学理论家开始觉察到“文学的枯竭”可能并不遥远。时代呼唤新的文学流派来引领文学新动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看似荒诞不经、玩世不恭的作家,他们用“黑色幽默”揭开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序幕,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已经来临。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术语最早出现在西班牙诗人费德利科·奥尼斯1934年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用“后现代”一词来标志1875年前后西方文明的转折,即西方文明从此转向非理性的混乱之中;这个词普遍使用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标志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已经到来^[2]。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晚期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出现了反对或修正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潮,对现代主义的建筑观点和风格提出怀疑和批评,提出了一套与现代主义建筑针锋相对的理论和主张,后现代主义思潮最先表现在建筑领域,然后波及绘画、音乐、文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领域。

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表现为小说)脱胎于现代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现代主义分道扬镳,突出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小说范式,以破坏旧世界、消解和颠覆原有的符号意义为根本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抛弃和否定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并迅速成长为一个具有极大解构性和颠覆性的“幽灵”。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继续着“多事之秋”:政治丑闻、学生运动、军备竞赛、阿波罗登月等。“文明危机”的新时代既让美国民众欢欣鼓舞,也让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此时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声势夺人,震撼了思想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标新立异的学术范式的诞生,一场崭新的全然不同的文化运动正席卷一切,改变着人们对原有世界的理解和经验”^[3]。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思潮,反叛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众所周知,

现代性推崇秩序、理性和民主,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力量,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和终极价值,坚持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元叙事,因此,现代主义从根本上说是认识论的,主张用理性和知识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而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傲慢的姿态和决绝的态度,拒绝和排斥所有的现代性理论主张,认为现代性已经不是积极的解放力量,而是统治、奴役和压抑的根源,它抛弃了现代性关于权威、中心、本质和秩序的合理性,消解了世界的终极意义^[4]。具体来说,后现代主义排斥和否定清晰的意义、永恒的真理和终极的知识,终止了一切意义的深度性和确定性,走向了不确定、不可知。后现代主义以解构主义为其立论根据和批判武器,以从事破坏、颠覆和批判为其使命,拆除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整体性和同一性,颠覆了元话语与元叙事的权威,反对中心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小说家不再关注独立于语言世界之外、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世界,而是完全转移到语言的世界、文本的世界、符号的世界和自我指涉的世界。因此,后现代主义终止了现代性对真理性、永恒性和深度性的追求,玩弄支离破碎的语义,获得一连串暂时性的空洞能指。这种支离破碎的文本世界表明任何恒定秩序的话语世界都是不可能的,达到了拆解和消除词语、权力和传统总体性秩序的目的^[5]。

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展示的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清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无法认识的。因此,要表现这个世界,只能采取无客体关联、非表征、单纯能指的话语。由于自身的使命和文学主张,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反思、颠覆和重构传统小说的结构、形式和叙述本身,不像传统小说那样讲故事:设置场景、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而是淡化情节,弱化人物,注重语言本身,热衷于玩弄文字,语言成为小说世界中的主体和本体。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像古典主义那样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体裁,它只关注语言本身而忽略了社会生活和政治使命,写作也失去了它的社会意义和职责,纯粹成为一种目的、一种不及物行为和一种纯粹的写作,这就是所谓中性的、非情感的零度写作。同时,元小说这一奇特的小说形式开始形成,元小说破坏传统小说的叙述常规,模糊作者、叙述者和读者的分野,读者可以参与文本的创造与解读,打破了作者对文本的垄断与操纵,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中心、颠覆权威的忠实体现,因此元小说成为后现代主义创作的主导模式。

再者,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贡献还体现在它对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塑造与推崇。作为后工业大众社会的文学,后现代主义小说模糊了纯文学与大众文学、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摧毁了现代艺术的精英常规,打破了它封闭、自满、自足的美学形式,小说追求的是大众化,而不是高雅,从而实现了艺术体裁和语言游戏的彻底多元化,把作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的特权”的文学变成了“读者大众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倾向^[6]。

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胎中并汲取丰富营养,迅速成长壮大,而后又以叛逆、排斥与颠覆之姿态挣脱母胎的束缚,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傲然屹立于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坛,叱咤风云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时刻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带来的震荡与冲击。那么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也许可以用“藕断丝连”或“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两者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两者的关系也是学界长期关注、争论不休但仍悬而未决的话题。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两者是一个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体系;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反驳和超越,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主张彻底的推翻与解构。其实,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水火不容、兵戎相见的敌对关系,两者之间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评论家伊哈布·哈桑就曾指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或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隔开,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而文化渗透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之中。”

首先,同后现代主义重视艺术形式创新、热衷解构一样,现代主义也是解构的:现代主义文学在反对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期小说浓重的说教意味和陈旧的艺术形式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代主义”起初是一个综合性术语,用于指代19世纪末在艺术领域出现的脱离经典和传统表达方式并寻求新的艺术形式的艺术流派,即现代主义是一种反叛传统的全新艺术观。因此,20世纪初期的西方文坛产生了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流派,出现了一大批清新脱俗、标新立异的文学作品。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认为:“艺术家只有砸破旧世界的文化枷锁才能从恶俗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向自由王国挺进,现代主义者对传统文学强烈的反叛心理和改革意识得以彰显,因此他们才能将艺术推向一个更加深奥、美妙和新奇的领域。”^[7] 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的文艺主张认为:艺术只是为艺术而存在,而不是为生活服务,生活对于艺术的模仿远远大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这种惊世骇俗的创作观极大地挑战和冲击了当时人们的生活观和艺术观。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的诗歌理论和“破旧立新”的豪言响亮地表达了文学家们强烈的改革愿望,对欧美各国现代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众多现代主义作家,如康拉德、伍尔芙、劳伦斯、贝克特、普鲁斯特、艾略特和福克纳等,都尝试用各种实验性的文学形式来突破他们的创作。

同样,除文学之外,在物理学、心理学、绘画和建筑等其他领域,现代主义也表现出跟传统的决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和修正了绝对物理空间与时间;弗洛伊

德的潜意识理论颠覆了传统的心理学;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画法背离了人体表现的传统;奥地利建筑家阿道夫·路斯强烈抨击设计界滥用装饰,“装饰就是罪恶”的呼唤就是一句现代性宣言;勋伯格对音乐调性的废除等众多开放性发展也都反映出早期现代主义强大的解构性。综上所述,认为现代主义总是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总是解构性的观点是有失公允和全面的,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也并不总是势不两立的,因此,利奥塔认为后现代主义“无疑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是“初生态的而不是消亡时的现代主义”^[8]。

其次,后现代主义也并不是一味解构、从不建构的。后现代解构现代主义宏大叙事、开创新的小说叙事模式,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在建构一种人为的和可重建性的叙述。同时,后现代主义也积极建构了自己的小说表现形式,如元小说、反体裁、戏仿、拼贴和黑色幽默等,创造了新的小说特色,如零散叙事、能指滑动、零度写作和语言主体等。

再者,建构并不都是积极的,解构也不都是消极的,不能因为现代主义的建构性而否定它的解构性,也不能片面夸大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有时一味地解构会走向毁灭和极端。在后现代主义的前期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它与现代主义实行“全面决裂”和彻底反叛,在思想内容上质疑传统的认知方式和哲学基础,模糊现实与虚幻、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在艺术形式上打破线性叙事常规,故意破坏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不可靠叙事和碎片化的拼贴,再加上忘乎所以的语言游戏,后现代主义小说变得扑朔迷离,让读者不忍卒读。在这个“全面解放”的时期,人们仿佛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是过度的技巧创新和花样翻新使后现代主义小说渐渐远离社会现实和读者,变成了作者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文字狂欢。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放纵狂欢和恣意妄为的生活理念催生了各种大型运动——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和女权运动等,最终引发了1973年至1974年的全球经济危机,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为恢复和维持社会秩序,国家机器加强了监管与强制能力,才迎来了社会秩序的强劲反弹和迅速恢复。所以,绝不能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做出一解一建、一褒一贬的简单、武断划分,但这并不等于两者之间没有差异,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同样不容忽视,更加值得关注。

第一,从基调上来看,美国现代主义小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的“荒原”般世界充满了悲观和失望,聚焦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和意识混乱,表现了现代美国生活与田园生活的割裂,揭示工业化的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异化,痛斥战争造成的人类精神创伤。但现代主义作家并不绝望,他们仍然相信文学可以唤醒精神瘫痪和麻木的现代人类,人类可以回归到工业文明之外的自然文明中重建和谐社会。后现代主义小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云变幻、冷战阴影和政治对峙下人们内心困惑和不安的真实反映,描写了60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人们的心灵痛苦。相对于现代主义作家的乐观情绪,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对整个世界充满了绝望和厌世的情绪,频繁不断的政治丑闻和暗杀使人们对任何政治权威、官方叙事和历史叙事失去了信任。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原子弹武器的问世和战争的频发让人质疑科学的邪恶力量和潜在的威胁,科技发展增加了流浪者和失业者的数量,社会财富集中,贫富差距拉大。总之,人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捉摸不定、模棱两可的,生活只是一种无望的苟且,存在主义的基调成了许多后现代派小说的共同特点。

第二,现代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概念是确定的,关注如何解释世界的存在和身份的构成,它延续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推崇逻辑和科学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承认逻各斯中心和普遍真理的存在,认为文学可以充分再现现实和认识现实。而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是不可知的、不确定的,否认科学、理性的积极作用,否定秩序原则的中心地位,重在表现世界的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性、无深度性和不可表现性,因此,后现代主义重在解构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非建构与认识一个新世界^[9]。

最后,费德勒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学或经典文学,而后者则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20世纪60年代成名的作家巴塞尔姆、库弗、巴思和加迪斯等都受过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重视高雅的艺术技巧和深邃的意识流动,后来他们对现代派作家对大众文化的蔑视感到不满,于是“揭竿而起”,致力于采用通俗文学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严肃的社会主题,融合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关注读者的兴趣和阅读习惯。随着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媒体形式的多样化,后现代主义小说大量借鉴了通俗文学,如西部小说、侦探小说、哥特小说、科幻小说和色情小说等元素,从而拉近了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距离,弥合了“趣味领潮人”与“追随者”之间的隔阂,使文学又具有了“预言功用和普遍影响”^[10]。采用通俗文学的技巧迎合了大众的需求,使严肃文学赢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然其中既有精品,也有劣品。诚如詹姆逊所言:“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正在消失。”^[11]

第二节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几点共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一种建筑风格,后现代主义首先发端于艺术领域,然后迅速渗透到哲学、文学、艺术、文化乃至物理等自然科学领域,成为一股惊世骇

俗、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学从哲学、文艺理论和小说创作等方面对传统的思想意识和表述方法进行反思。自诞生之日起,美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后现代主义理论问题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学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伊哈布·哈桑把“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定义为后现代的主要特征;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此外,利奥塔的“叙述危机论”和哈贝马斯反对的“后现代历史分期论”等也从不同层面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解读。难怪有论者感慨“有多少个理论家,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理论日渐式微,但国内外学界因后现代引起的讨论、争辩的热潮却并未消退,后现代主义小说仍在不断问世,名家名作不断涌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随着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以及“超越后现代主义”等观点的提出,后现代主义似乎成为一个变化无穷、光彩耀眼的万花筒,当不同方向的理论灯光照向它的时候,人们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看到了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景观,尽管如此,学界还是达成了一些可喜的共识:

(1) 后现代主义特指西方主要国家现代主义流派的一个分支,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它把现代主义推向了高潮,也标志着现代主义的尾声来临。与20世纪前期风行的现代主义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哲学上是存在主义、自觉主义和无意识等理论的发展,在艺术手法上是现代主义的继续、挑战和反驳。

(2) 后现代主义包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流派与分支,如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文学、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小说以及稍后形成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这些分支主张各异、手法多样,但都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核:大胆创新、彻底解构、标新立异。它们处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大政治集团冲突斗争、冷战阴云笼罩下人类内心困惑和不安的真实投射,都是作家对人类命运、世界发展做出探索与思考的体现。

(3) 后现代主义基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辉煌成就,更加注重对世界本体、社会本质与人类思维的深度探索,通过与电影、电视、音乐、戏剧、绘画、雕塑、舞蹈等其他艺术载体的结合,创作出大批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技巧奇特的文学作品,形成了20世纪后半期空前繁荣的文学局面。

(4) 现代主义自身具有的思想局限和艺术偏见,如对于社会动荡现实的回避、对大众通俗文学的蔑视和作品中蕴含的虚无主义与个人主义消极情绪,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后现代主义,并且使它在反传统道路上从激进走向极端,从积极走向反动,以至于部分后现代主义作家醉心于文字游戏和技巧的卖弄,刻意以怪异的艺术方式去夺人眼球,最终失去大部分读者的认同。在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小说似乎走到了穷途末路,出现了与革新后的传统现实主义趋同的现象,由此开创了

后现代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新纪元。

(5)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西方的一种文学流派、文艺思潮和文学现象,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正式出现,它的鼎盛时期是70年代至80年代,到了新的世纪之交,其日渐式微并渐渐分化,走向沉寂。至今,后现代主义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更新的文学流派和思潮,仍有不少佳作亮相,频频摘得文学大奖,影响力不容小觑。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形成了新的世界格局,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冷战时代拉开序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了疯狂的军备竞赛。美国相继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接卷入了与中国、越南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对抗。国际上的冷战对峙和战争频发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社会危机。20世纪50年代,为了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美国本土出现了以反共、反社会主义为目的的“麦卡锡主义”,疯狂地迫害大批知识分子,造成了国内民众的思想混乱,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了所谓的“怯懦的50年代”,孕育了“多事之秋”的60年代。一幕幕悲剧在60年代的历史舞台上“上演”:1961年,青年学生参与非暴力抗议运动,得到许多白人的支持,引发为全国性的运动;1962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迪利广场遭枪击身亡,美国民众一片惊愕;1963年3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市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取消全城的种族隔离制,开启了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主权利运动的序幕,从此黑人民权运动迅速扩大,经久不息;1963年8月,25万人向华盛顿行进,要求就业和自由;1964年7月2日,约翰逊总统不得不签署《民权法》;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路经孟菲斯市时被种族主义者枪杀;同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无法抽身,战争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激起了美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二战后的乐观主义幻想破灭了,“美国梦”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暴力事件不断升级,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此起彼伏,美国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人的个性备受压抑,精神上紧张消沉,怨声载道。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造成了作家的困惑,美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家菲利普·罗思宣称:“美国的现实正变得越来越荒诞,令人眼花缭乱,作家必须开始重新探索变幻的外部世界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索尔·贝娄也认为:“美国文学出现了危机,那种文本固定、按时间展开情节、作者驾驭一切

的叙事传统和模式已经用尽了,所以小说只能解构或重建,追求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1967年,约翰·巴思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学的枯竭》一文,提出一个令人惊愕又发人深省的观点:美国当代文学面临即将枯竭的危险。文学的表现形式已经被耗尽,连贯的线性叙述、老套的圆形结构和老生常谈的结局已经令读者生厌。因此,小说家必须打破流行已久的叙事模式,调整虚构与事实的关系,重建长篇小说。巴思的断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文学界对“文学之死”的巨大争议与讨论,也被公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宣言书。巨变的社会现实,僵化的文学形式,一切都呼唤着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到来。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和抗议浪潮席卷了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生活其中、天生敏感的作家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的心理、思想和精神状态必然受到影响。年轻的作家们跟“垮掉的一代”的青年人一样,感到苦闷和厌倦,找不到出路,缺乏安全感,失去了信仰与精神追求。在混乱面前,他们充满了困惑与彷徨,战争、种族矛盾、贫困、失业和政治迫害等种种荒诞使他们产生了绝望情绪,而这种绝望心理就成为形形色色的各流派作家进行创作的重要思想根基。社会冲突的尖锐化引起了作家的关注,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如垮掉派、黑色幽默小说、荒诞派小说、存在主义小说等,人们把它们合称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或“后现代派小说”。当时的美国文坛经历了历史性的转折与过渡,新的文学形式继承了现代主义阵营中先锋派的创作理念:创作技巧更加随心所欲,艺术风格更加混乱,表现手法越来越随意。愤怒的小说家们借用夸张、讽刺甚至歪曲现实的“愤世嫉俗”之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用荒诞、超现实的“玩世不恭”之笔来揭露荒诞的现实世界,他们往往歌颂青年们偏好自然而然、随心所欲的文化经历,赞美群居、吸毒和酗酒等各种逃避现实的行径。这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大胆否定,反映年轻一代美国作家精神生活的空虚与信仰的缺失。但总体来说,以黑色幽默为代表的后现代派小说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否定人生、否定世界,流露出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理和厌世情绪,尽管客观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与破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消极色彩甚重。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分类

为了叙述的方便,学界一般把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分为两大阵营:主导20世纪60年代文坛的黑色幽默小说家(或第一代后现代派作家)和之后新晋的后现代派作家(或第二代后现代派作家)。前者的主要代表作家有冯内古特、海勒、纳博